

叶文玲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minimalist illustration of a river scene. On the left, there are several houses with dark roofs and light-colored walls, some with small windows. A bridge with a single arch spans the river in the middle ground. A small boat with a person inside is positioned on the river. The entir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flat, graphic style with a limited color palette of dark grey, light blue, orange, and yellow. The title '梦里寻你千百度'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across the lower half of the cover. The author's name '叶文玲'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tha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but with a modern, simplified color scheme.

梦里寻你千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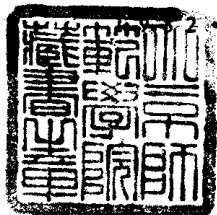
I267/174

叶文玲 DE88/63

梦里寻你千百度

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杭州

85886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8868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责任编辑 汪逸芳

梦里寻你千百度

叶文玲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00,000 印数00,001—17,669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282 定 价：0.80 元

目 录

梦里寻你千百度	1
我的思念	7
正是桑叶青青时	11
啊！牡丹	15
玉环水	27
绿色的濠门港	32
万顷东海一小岛	39
故乡春酣风光好	49
何处青山似越中	54
笑听渔歌声声来	60
云霞之谜	69
滇南行	80
珍珠	89
青青的荔枝树 火红的凤凰树	93
总是一片赤子情	98
大理石	107
冬思	112
白鹤起落的地方	122
三色土	132

星星满天的时候	140
春天·沃土·花果	144
红叶落尘埃 莫谓红绝矣	152
一天香雪看明朝	157
春雨春雷挽诗魂	165
“两条线”怀想	172
独托幽岩展素心	176
不寻常的曲谱	179
新花	194
用最美妙的琴声……	206
钟声	216
绿色长廊的构图人	230
“疯子”	245
天地宽	262
舒枝展叶话《丹梅》	276
努力学习 努力探索	283
“殿堂”雅语	289
丝丝缕缕话《心香》	298
拈针与绣花	302
发掘生活中的美	311
深水，才有大鱼……	319
痴迷是追求的开始	325
后记	332

梦里寻你千百度

“我是喝东海水长大的。”

“青山绿水的故乡——浙江玉环楚门镇，以富饶的鱼米养育了我，串村走乡的戏班子，也以演出的古老的传统戏，给了我最初的文艺营养……”

这几句话我说了不知多少遍！常言道：“话说三遍淡如水”，但我却不腻烦这个重复。我对故乡情浓于酒，再说一千次一万次也难以道尽我的恋念。

故乡令我追忆的事太多了，我经常想起这样的情景：

……一河碧水，荡开圈圈清漪，呵，小船划过来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靠了岸，系了缆，船上的人都下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说说笑笑，熙熙攘攘，一齐朝一处墙颓壁破的庙台或几根大毛竹搭成的“戏棚”拥去了……庙台上，戏棚里，锣鼓铙钹震耳，笙箫管笛齐奏，哦，某处来的“的笃班”（解放前我们对越剧团的称呼），大戏演得正热闹哩！

演的什么戏呀？什么都有：《白蛇传》、《孟丽君》、《珍珠塔》、《钗头凤》……

我那时还小，常常是被大人抱在肩头或坐在高高的“梯凳”上才看得见台上台下的一切。我看见了台上的红男绿女，虽然不懂其中的悲欢离合，可是这一切都使我非常入迷；而令我惊异的还有台下——台下的男女老少，拥着挤着，仰头看着，一忽儿眉展眼笑，一忽儿唏噓涕流……慢慢地，我也跟着笑，跟着哭，为了台上那些好人的离散和屈死，我也哭得泪人儿似的……

戏剧——古老的戏剧，就象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悄悄地潜入了我的心头，孕育和催发了我对文学的爱好，我迷上了戏剧，迷上了书。

……还是笙箫管笛，还是那锣鼓铙钹，不过，戏台已经不是那种残破的庙台或简陋的竹棚，而是筑在平坦的晒谷坪上的一个宽大的水泥台子；观众们还是熙熙攘攘，你拥我挤，不过，台上演的已不单单是缠绵哀怨的男女恋情。这时，敲的是解放的锣鼓，响的是土改的爆竹，戏呢？《血泪仇》、《刘胡兰》，而当抗美援朝开始时，《木兰从军》、《唇亡齿寒》、《空城计》也是少不了的……我呢，也从台下的小观众变成了台上的小演员，无论是扮演没有一句台词的诸葛亮的“琴童”和花木兰的弟弟“花木棣”，或者是扮演只有三句道白的《血泪仇》中的“狗娃”，都令我非常兴奋、激动。我跟着老师们串村走乡，演了一场又一场……还是在演《血泪仇》时，一个老太太跑上台来，搂着我这个剃着光头，穿着破夹袄的“狗娃”，“心肝儿肉”地哭得气咽声哑……

戏剧，就象一道神妙的催化剂，使我懂事、早熟。这时我已上学识字，参加这些演出和活动，大大丰富了我的生活。我在课本以外的书中认识着世界，在丰富多采的活动中认识着人生。

以上这些，是我儿时在家乡所见所做的真情实事，这些事，又象是梦，时隔二十多年了，这些迷离恍惚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梦是心头想。烙在心头的美好东西，岁月的灰尘掩不住；镌在脑海里的深刻记忆，到老到死都难忘。现在，我对儿时有些不太懂的事，稍稍有点明白了。

人是需要文化生活的，不管是贫瘠之地还是鱼米之乡，人所渴求的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温饱。文化生活——这使人的道德、品行、情操变得美好起来的精神养料，永远是人所不可或缺的。即令是一些精芜互见、珠沙相杂的古老的戏剧，也多少会使人们从中受到道德的教育，得到美的营养。

人民是需要美、懂得美的，我故乡小镇的人民，也不例外。

我没有忘记，我故乡的人民，即使在度“瓜菜代”的年月里，在过清水薄汤的生活时，也曾扶儿携女，前呼后拥地去看我们业余宣传队演出的《钢铁元帅升了帐》、《天上仙女下凡来》等等节目。是大家愚吗？蠢吗？自欺欺人吗？不是，即使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故乡的人们也没停止对未来的向往，对美的追求。

六十年代初期我告别了故乡。我听说，在十年大动乱中，故乡小镇的许多人都曾遭过罪，吃了亏，遭罪吃亏最多的还是干部、教师、说书人、演员……可是，浩劫过去，人们身上和心上的伤痕刚刚平复的时候，大家便发起并很快建造了一座大剧院。我明白，呵，我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要去追回那失去的笑声和欢乐，追回能够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的往事。不久，我也看到了这所剧院矗立在小镇的尽头，傍着绕镇而流的一弯河水，在山头海角的乡间来说，漂亮得堪称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也看到了，每当放映电影或演戏的时候，卖票处就水泄不通，五尺大汉也会被挤得“扛”出来；在放映电影《红楼梦》的时候，作为越剧迷的故乡父老姐妹，每人至少都看了三五遍，有的甚至达到八九遍之多。

呵，我故乡小镇的亲人对戏剧艺术竟是如此的一往情深！

我同时也记得：故乡小镇的亲人，特别是老辈种田人、讨海人，很少有人到过北京、上海，从没见过大世面，言谈话语，常常透出乡下人的朴直粗憨；他们中，有人曾对“人能飞上月亮”坚决不信而甘愿打赌认罚；也有人曾可笑可怜地把“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句“普通话”误传成“东海龙王敲舵鼓”而挨训遭批而后又传为笑谈；但是，不管是聪颖诙谐的还是拙朴愚鲁的，我故乡的父老绝对地有着中华民族的子孙共同的美德和品性：他们勤劳朴实，也不乏机智幽默，至今他们还十分讲究礼义人情，在

极左口号喊得乱响的年月，也决不抛弃在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古训；对自己，往往是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地节俭；对客人，却是拔落衫袖请吃饭地慷慨；他们乐天爱美，对看戏、听书、会市、滚龙灯等一切娱乐活动，则特别喜欢……

远在千里之遥的河南，我常常苦于听不到被称为“蛮子话”的乡音，于是，只要一听到播送越剧，我便屏声静息，如痴似醉地倾听……这几年常去外地，虽然在全国各地也不大容易碰到楚门人，但我却惊喜地发现了来自故乡的为顾客所啧啧称美的产品：你看，那大金钩般的虾米，那乌光闪亮的紫菜，那薄得透明的虾片和大得吓人的鱼鲞，呵，农、渔、盐、工、商各业俱全的小镇，我的富饶的故乡！

更令我愉悦的是：在一次出口工艺品展览会上，我看到了那极为纤巧精美的《中国民间剪纸》和绚烂如霞的各种花边刺绣品上，竟然也标着：浙江玉环楚门。

这时，我虽然没有象孩子一样浮狂地喊叫，可却怎么也揩不干那盈眶的喜泪……

远在千里之遥的河南，我常常只能在梦里回到故乡，在梦中走过那有着许多石级的小桥，在梦中踏上那金黄的软软的海涂，在梦中尝享那喷香的大米饭、鲜美的鱼虾蟹、爽口的竹笋汤……于是，一醒来，我就常常不无惆怅地愣怔半天，心中的滋味就象我小时特别爱吃的杨梅，酸中有甜，甜多于酸……

呵，故乡，你在我心中的，决不只是春韭秋蔬、鱼米
虾蟹的缅思，你那不老的青山、如镜的碧水，都使我无限
眷恋；而你那勤朴的父老，那执着地挚爱着美，用不倦的
劳动创造着美的人民，更使我永远怀念。）

可惜的是，文愧金声，才非玉润，我只能举起迟慢
的笔，在遥远的他乡，笨拙地将你描绘，痴情地将你呼
唤……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我的思念

我这个在东海边出生，吃东海鱼虾长大的孩子，永不会忘记东海——这慷慨的母亲；至今，我还是这头被强劲的东海风吹硬了的头发，还是这双被湛蓝的东海水泡大的脚板……十几年来，即使在梦里，我也常常怀念她。

我深深怀念喂养我的母亲——东海，也深深怀念培育我的老师——《东海》。

当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时，古今中外的文学界前辈，已经酿造了何等丰富的艺术养料呵！当我象一棵柔弱的小苗贪婪地吮吸这些营养时，《东海》又是一位哺育我成长的乳娘！我清楚地记得：在自己脖子上还挂红领巾的日月里，我总是那样喜匆匆地跑进图书室、文化站，迫不及待地打开每一本书刊、每一期新到的《东海》……

故乡如浪似涌的沸腾生活，有力地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每一期多采多姿的《东海》，更向我推送过来缤纷的浪花，我目不暇接，难以平静……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试着把心中的波澜——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写出来，我撕下了练习本上的纸，举起了写字还是歪歪扭扭的笔，羞

怯地写上了第一行字：《我和雪梅》……

这是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夜以继日的生产劳动，使我几乎忘掉了寄去的“稿子”，在我幼稚的心灵中，这仿佛是一次偶然的大胆的游戏，我没敢也没有想过它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月余后，有人见到《浙江日报》上刊登的六月号《东海》目录，来问我：“是你写的不是？”我楞了，喜出望外的幸福使我泪花盈眶，激动不已……我惊喜地看到，《东海》，这位远在几百里外的老师和园丁，带着她亲切慈和的笑容，向我这个海边长大的黄毛丫头——一个稚气的小学生走来了……

我本应用更多热烈的情感投身在她的怀抱，可是，我毕竟太幼稚了，我学识太浅，底子太薄，更主要的是：我空有热情，却还不知道怎么写、为谁写……

我忘不了编辑部随后给我寄来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本书是启开我心扉的钥匙；我忘不了编辑部随之而来的一封封热情指导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多么难得的教科书呵！我迈着虽然不大稳实、但却很有信心的脚步，一步步地走着，写出了第二篇、第三篇……我将这些微不足道的习作，统统呈献给我的老师《东海》。这些作品仍然是不成熟的，可是，在老师面前，学生是不怕献丑的，老师也是从不会笑话学生的。那几年，我很惭愧自己写得太少也太差，可是，《东海》关怀我的深情，我是永志难忘的。

我最后发表在《东海》上的一篇小说《春情的心事》，是在一九六三年。从那以后，一九六三——一九七三年，整整十年我没写过一个字，这不仅是因为我远离家乡到了河南，更主要的是这个人所共知的原因：文艺界的生杀大权已操在“四人帮”手里，有卓越成就的文学界老前辈，一个个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冷肃的气氛使我不能写、也不敢写；一九七三年，当我重新鼓足勇气写的一篇小说也险遭棍棒后，我才更清楚地看到了当时搞文学创作的“危险”；我又一次被迫沉默了……

党中央为我们夺回了被“四人帮”夺走的笔，我的欢愉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可恶的“四人帮”夺去了我们整整十年的光阴，可是也算没有白耗费，我们从失掉的宝贵青春里懂得了更深的爱和恨。现在，当我拿起了笔时，我觉得它的分量更重了；拿着它，我想了许许多多，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戴红领巾的年代……

党中央为我们召回的文艺春天里，一朵又一朵开放的春花，令人眼花缭乱，一条又一条的喜讯，令人欢欣鼓舞；身处遥远的中原大地，我终于又听到了令人心醉的涛声：《东海》又奔腾了！

用不着我絮叨更多的祝愿，因为许许多多作者的祝愿就是我的祝愿；用不着我表达更多的期望，因为千千万万读者的期望就是我的期望。这里，我只象一个远嫁的女儿，扑回在母亲的膝前，叙说我的思念之情……

愿《东海》为浇灌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幼苗，托起碧波万顷，浪花千叠！

一九七八年八月



正是桑叶青青时

薄如蝉翼的纱裙象飘拂的流云，徐徐舞动的身姿如御清风……啊，好一个袅袅有度的《春蚕》舞，把我带入了如梦的意境。

记忆的帷幕如蝉翼般的纱裙拂动，我的眼前飘浮起一顶绿色的“伞”。呵，我看见了眉嫂，眉嫂在“绿伞”中向我闪着俏甜的笑容……

二十六年前，正是桑叶青青时，眉嫂刚刚过门。闹房的，来看嫁妆的，惊羨的目光中夹着啧啧赞叹声：“好出格！红绢帐，绿绢被，全是新娘子自己采桑养蚕得来的！”

小时候我看过许多新娘子，总觉得哪个新娘也没有眉嫂漂亮。嫁到五叔婆家的眉嫂，一没坐轿二没吹打，为什么上上下下全夸她？是哩，只因眉嫂不单长得俊俏，更因为她手儿勤，心儿巧，她有自己双手织成的绿绢被、红绢帐……

眉嫂一过门，就常常挎只竹篮、提根竹钩子，出现在后园那翠叶如伞的桑树下。她总是伸出那戴着银镯子的手，用竹钩子拨开一顶顶“绿伞”，把躲在树桠杈中的我给

“拨”了出来。

“妹子，又偷吃桑椹了？当心吃胀肚子……”

我晃着两脚，抹着嘴皮上的乌汁，连声央告：“别嚷，别让我妈听见！”

眉嫂那浅浅的酒窝旋出一串轻脆的笑：“好！那你就帮我摘桑叶！”她伸上来那根竹钩，我便象只猴子似的攀上更高的树杈，把叶子最浓密最肥大的枝杈，一枝枝地压弯下来，于是，眉嫂那双白皙而灵巧的手，便穿梭似地在“绿伞”下舞动起来……

我记得自己曾怎样屏着气，尾在眉嫂的身后，进了她的蚕房。别看我平日爬树上墙，调皮得一点不象个丫头，可对那在团箕上蠕动的蚕，却有点害怕。是眉嫂那婉约而俏甜的笑容，使我镇静；是眉嫂那纤巧而温柔地托起一条条蚕宝宝的手，使我渐渐壮了胆。我终于敢伸手触摸了。呵，这温凉而轻软的小生命，却原来这般娇柔可爱！我想跟眉嫂要几条装在火柴盒里喂喂，眉嫂却怎么也不答应，气得我撅了半天嘴。

我也记得镇上人的赞美声是怎样一直伴随着眉嫂。因为她的勤勉，她的那双巧手，五叔婆家的小矮屋两年后便扩了一间，刷得雪白的粉墙，玻璃窗晶亮晶亮，窗前，垂着一条水红的绢帘……

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得到了眉嫂的礼物——一件粉红绢衫和一条绿绢裤，我喜欢得连蹦带跳，却不免着急：

“哎呀，现在天都冷了，你叫我怎么穿呢！”